

尽可能远地
把自己
带到远方

葛二敏 乔叶 编



葛一敏 乔叶 编

+

尽可能远地把自己带到远方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林燕飞作东肉竹腔中处第17章，陈佩佩叶图藏文花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尽可能远地把自己带到远方 / 葛一敏, 乔叶编.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微散文)

ISBN 978-7-5399-7950-2

I. ①尽… II. ①葛… ②乔…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5569号

书 名 尽可能远地把自己带到远方

编 者 葛一敏 乔 叶

责任编辑 赵 阳 刘 佳

装帧设计 周伟伟

插图摄影 周宜荣 王 蕾 辛海龙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16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50-2

定 价 3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世间有情人

- 惦念 铁 凝..... 003
- 通渭人家 贾平凹..... 008
- 看哪，这人 石 康..... 017
- 一回首，能看到灯的海洋 郭文斌..... 025
- 终极之爱 蔡玉明..... 029
- 他们得在墙上靠一靠 李登建..... 036
- 希望，我终于看见了 滕 洋..... 041
- 来自瑞士的女孩儿 迟 慧..... 047
- 精神明亮的人 王开岭..... 052
- 二马 刘亚洲..... 059
- 父父子子 薛尔康..... 066
- 都不是东西 王 朔..... 071
- 仰望天堂 肖克凡..... 074
- 倾听 陈 香..... 077

一切都好	杨林静.....	080
母亲的疼痛	肖建新.....	084
世间有情人	柴 静.....	089
乡村的肾 母亲的肾	江少宾.....	098

共 老

失帽记（节录）	余光中.....	109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史铁生.....	114
写给母亲	贾平凹.....	119
年方九十	杏林子.....	122
母亲的书	琦 君.....	127
共老	龙应台.....	132
飞入芒花	林清玄.....	136
惊起却回头	潘旭澜.....	141
碗花糕	王充闾.....	145
感激	韩少功.....	154
我所认识的孙犁	李华敏.....	157
近观二月河	王 钢.....	165

走在人生的边上

走在人生的边上	杨 绛.....	179
狼一样的反叛	莫 言.....	182

吾土 周同宾.....	185
假如我有九条命 余光中.....	188
我的五样 毕淑敏.....	192
私奔 张悦然.....	198
去寻找你的“亲人” 麦 家.....	205
惩罚母亲 刁 斗.....	212
母亲与小鱼 严歌苓.....	217
尽可能远地把自己带到远方 谭延桐.....	224
私人笔记本（节选） 邱华栋.....	228
它们都说自己是金子 叶延滨.....	236
我掐死了一只蚂蚁 陈 雪.....	238
飘来的情思 李恒瑞.....	243

1991年冬天，我曾经在一个名叫娄村的乡里住过几天。

娄村乡地处保定西部山区和平原的接壤处，属于丘陵地带。安静的公路时有舒缓的起伏，公路两旁，是土质肥厚的麦地和错落有致的青石板铺顶的砖房。这些农民的房子大都很新，有些房主刻意在门面上做些“雕梁画栋”般的装饰，显示着这里富裕，也给冬天时沉寂的原野平添了许多颜色。

我被安排在乡政府，占了乡文化站的一间屋子。这屋子的主人是年轻女孩子，因为我的到来，她暂时回家去住了。幸好她家离乡政府不远，只一里地。我走进我的临时小屋时，那女孩子显然刚刚离开：桌椅都明亮，打扫过的砖地上还散布着泼洒均匀的水痕，使这陈

设简单的小屋充满湿润的馨香。我想那女孩子定是用香皂洗了脸，又就势将洗脸水洒上地面的。在乡下，有些勤快、利索的女性喜欢用这种办法保持房间的干净和空气的清新。我把随身带来的行李解开，铺在女孩子为我腾空的铺板上。这时院里响起钟声，晚饭时间到了。

乡党委书记和乡长领我去食堂吃晚饭，我就势将这院子看了一个大概：几排坐北朝南的平房，院子正中有水管一个，厕所在东南角，墙外便是大片的野地了。房子不新，大约建于五六十年代，每排房前都有些落尽了叶子的杨树、榆树，像许多北方乡间的院子一样。

食堂在院子的西南角，由一名姓姜的师傅主持。我被领进食堂，书记微微猫下腰，把脸凑在打饭的小窗口，把我给正在里间卖饭的姜师傅作了介绍。我也招呼了姜师傅。

姜师傅是一位高个儿、长脸的老头，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裤军褂，头上是一顶耷拉着帽檐的旧军帽。对于我的招呼，姜师傅并没有过于热烈的反应，只说：“闺女，有馒头，有糖包，你吃什么？”我说吃什么都行。姜师傅说：“吃个糖包吧，把碗伸进来，闺女们都爱吃甜的。”他把一个热气腾腾的糖包放进我的碗，又为我的另一只碗盛上同样的热气腾腾的豆腐菜。

人不论在哪里，肚子里有了甜的热的，心里就会踏实下来。我吃着糖包和热菜，院子里也跟着黑了。入冬以后，天黑得很快，黑得很透。我打着手电和书记、乡长回我的小屋，在门口，书记指着一堆煤面和一堆黄土说，每晚睡觉前我应该和些煤泥封火。这时我才想起，我的屋里是有一个红砖盘做成的自来风煤灶。那么，我还得学会封

火。乡长抄起铁锹，为我示范了和泥要领，并告诉我说，煤面和黄土的比例是三比一。

书记和乡长走了，一切都安静下来。我坐在我的铺上，望着因年头久远而发黄发脆的顶棚。顶棚是用报纸糊的，报纸上罗列着 70 年代末的一些新闻。看过了顶棚我又环顾四壁，四壁贴满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电影明星剧照和生活照，照片时间久了而褪去许多颜色，比如那些本来涂着口红的嘴唇都一律地苍白着，使她们看上去睡眠不足，精神萎靡。我端详着明星们，猜测着哪一位是这房间的主人最最崇拜的。我无法说清为什么我会在这一个小小的空间长时间地东瞅西看，似是排遣这突然到来的寂寞，又似是为了消除这近在眼前的陌生——这确是一种陌生，尽管四周有一大群公众熟识的电影明星相伴。

也许陌生感最容易调动起人的警觉了吧？我想起挎包里的手枪。这手枪是行前一位友人借我的，他告诉我这是防身用的电击手枪，不会致命，充其量也就是壮胆。真有时，一定要等歹徒靠近，将枪口抵住他的皮肤，才能把对方击倒。友人的介绍反倒增加了我的害怕，试想，当一名歹徒真的出现在眼前，我怎么可能有时间等待他靠近呢？等待歹徒的靠近，需要耐心和胆量。我自信缺乏这样的耐心和胆量，手枪于我，或许就真是个壮胆的摆设了。我从挎包里掏出枪来，模仿着某些电影里的场面，将枪压在枕下，开始了我在娄村第一夜的睡眠。

半夜里我要去厕所，于是穿衣起床，把自己武装起来：披上军大衣，衣兜里放好手枪，手中再亮起手电，推出门来，走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从我的屋子到厕所要穿过整个院子，想到厕所与野地只一

墙之隔，我甚至觉得歹徒说不定就潜伏在墙根暗处。我一边用想象出来的危险恐吓自己，一边又攥住大衣兜里的枪柄壮自己的胆，盘算着当意外发生时我应该先闭手电还是先掏手枪。

除了寒冷而又寂静，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我走出厕所，发现这院子不像刚才那么黑暗了。西南角有灯光，那便是姜师傅主持的食堂了。大半夜他在食堂干什么呢？

我没有再回屋睡觉，打着手电拐进食堂。厨房里暖烘烘的，有热气从焐着的锅里冒出来，姜师傅正坐在灶前抽烟。他告诉我说，他正等人回来吃饭。

原来这季节税收工作正紧，乡里的干部们编成十几个小组下去收税，常常早出晚归。这种晚，晚到了没有时间，有时一天要开二十几顿饭。为了教人们回来就能吃上热饭，姜师傅索性昼夜坐灶前。我出主意让姜师傅回去睡觉，谁回来再去叫姜师傅。姜师傅却说，做饭的应等着吃饭的，不能让吃饭的去叫做饭的。转悠一天，再遇见点儿不顺心，一顿热饭菜一吃，也就过去了。

税收是件麻烦事，大约顺心的时候总是不多的。在以后的几天里，有时候我碰巧和税收干部同路归来，他们一边向我唠叨着这差事的艰辛，一边又说：“幸亏回去能吃上口热饭，姜师傅等着咱们呢。”

姜师傅坚持着他的等待，食堂的灯光彻夜长明。白天的时候他照旧做饭、洗菜、敲钟——这时我知道，挂在食堂门前榆树上那口招呼人吃饭的钟，一直由他亲自敲响。哪怕这院里的干部倾巢出动去收税，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等待吃饭，姜师傅也要单为我把那钟按时敲起来。他敲得有力，从不潦草。

有一天全体乡干部因事出门，我也要去附近一个村子采访。这天的午饭，只有姜师傅一个人吃了。中午，当我盘腿坐在那村里一个乡村医生的炕上吃饭时，却听见一阵钟声。这钟声悠远，但听起来依然有力，且不潦草。这，当是姜师傅。

晚上回到乡政府我问姜师傅，是不是中午又来了吃饭的人，姜师傅说他一个人。

我说您一个人吃饭还自个儿给自己敲钟？

姜师傅说我是敲给你听哩，虽在外村，也能听见，派饭也得按时候吃。你们这种人爱和人聊天儿，别聊起来没忘了吃饭。

我忽然觉出姜村的一切于我已经很亲切了，我甚至将手枪送回了挎包，半夜再穿过院子时，脚步也从容自如起来，有时连手电也扔在床上不拿。

在文化站我那临时小屋里，我开始了我的写作，体味着被人惦念就有幸福，品尝着惦念别人时内心的丰富。或许姜师傅不识太多的字，或许姜师傅终生不读我的小说，但作为写小说的我，每每提起笔来，却常惦念起姜师傅。

人类的生存是需要相互的惦念的。最高尚的文学也离不开最平凡的人类情感的滋润。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问清姜师傅的简单历史，他是个复员军人，在乡里做了40年饭。

通渭人家

贾平凹

通渭是甘肃的一个县。我去的时候正是五月，途经关中平原，到处是麦浪滚滚，成批成批的麦客蝗虫一般从东往西撵场子，他们背着铺盖，拿着镰刀，涌聚在车站、镇街的屋檐下和地头，与雇主谈条件，讲价钱，争吵，咒骂，甚或就大打出手。环境的污染，交通的混乱，让人急迫而烦躁，却也感到收获的紧张和兴奋。一进入陇东高原，渐渐就清寂了，尤其过了会宁，车沿着苦丁河在千万个峁塬沟岭间弯来拐去，路上没有麦客，田里也没有麦子，甚至连一点绿的颜色都没有，看来，这个地区又是一个大旱年，颗粒无收了。太阳还是红膛膛地照着，风也像刚从火炉里喷出来，透过车窗玻璃，满世界里摇曳的是丝丝缕缕的白雾，搞不清是太阳下注的光线，还是从地上蒸腾

的气焰，一切都变形了，开始是山，是路，是路边卷了叶子的树，再后是踞在路边崖堦上发痴的人和人正看着不远处铁道上急驶而过的火车。火车一吼长笛，然后是轰然的哐哐声。司机说：你听你听，火车都在说，甘肃——穷，穷，穷，穷……

我就是这样到了通渭。

通渭缺水，这在我来之前就听说的，来到通渭，其严重的缺水程度令我瞠目结舌。我住的宾馆里没有水，服务员关照了，提了一桶水放在房间供我洗脸和冲马桶，而别的住客则跑下楼去上旱厕。小小的县城正改造着一条老街，干燥的浮土像面粉一样，脚踩下去噗噗地就钻一鞋壳。小巷里一群人拥挤着在一个水龙头下接水，似乎是有人插队，引起众怒，铝盆被踢出来咣唧唧在路道上滚。一间私人诊所里，一老头趴在桌沿上接受肌肉注射，擦了一个棉球，又擦一个棉球，大夫训道：五个棉球都擦不净？！老头说：河里没水了嘛。城外河里是没水了，衣服洗不成，洗澡也不能，一只鸭子从已是一片糨糊的滩上往过走，看见了盆子大的一个水潭，潭里还聚着一团蝌蚪，中间的尾巴在极快的摆动，四边的却越摆越慢，最后就不动了，鸭子伸脖子去啄，泥粘得跌倒，白鸭子变成了黄鸭子。城里城外溜达了一圈，我走近街房屋檐下的货摊上买矿泉水喝，摊边卧着的一条狗吐了舌头呼哧呼哧不停地喘，摊主骂道：你呼哧得烦不烦！然后就望着天问我那一疙瘩云能不能落下雨来？天上是有一疙瘩乌云，但飘着飘着，还没有飘过街的上空就散了。

我懦懦地回宾馆去，后悔着不该接受朋友的邀请，在这个时候

来到了通渭，但是，我又一次驻足在那个丁字路口了，因为斜对面的院门里，一个老太太正在为一个姑娘用线绞拔额上的汗毛，我知道这是在“开脸”，出嫁前必须做的工作。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她即将要做新娘了吗？姑娘开罢了脸，就站在那里梳头，那是多么长的一头黑发呀，她立在那里无法梳，便站在了凳子上，梳着梳着，一扭头，望见了我正在看她，赶忙过来把院门关了。院门的门环在晃荡着，安装门环的包铁突出饱满，使我联想到了女人成熟的双乳。“往这儿看！”一个声音在说，我脸刷地红起来，扭过脖子，才发现这声音并不是在说我，而一个剃着光头的男人脖子上架了小儿就在我前面走。光头是一边走一边让小儿认街两边店铺门上的字，认得一个了，小儿用指头就在光头顶上写，写了一个又一个。大人问怎么不写了？小儿说：后边有人看着我哩。我是笑着，一直跟他们走过了西街。

这天晚上，我见到了通渭县的县长，他的后脖是酱红颜色，有着几道褶皱，脖子伸长了，褶皱就成白的。县长是天黑才从乡下检查蓄水节溉工程回来，听说我来了就又赶到宾馆。我们一见如故，自然就聊起今年的旱情，聊起通渭的状况，他几乎一直在说通渭的好话，比如通渭人的生存史就是抗旱的历史，为了保住一瓢水，他们可以花万千力气，而一旦有了一瓢水，却又能干出万千的事来。比如，干旱和交通的不便使通渭成为整个甘肃最贫困的县，但通渭的民风却质朴醇厚，使你能想到陶潜的《桃花源记》。

“是吗？”我有些不以为然地冲着他笑，“孟子可是说过：衣食足，

知礼仪。”

“孟子是不知道通渭的！”

“我也是到过许多农村，如果哪个地方民风醇厚，那个地方往往是和愚昧落后连在一起的……”

“可通渭恰恰是甘肃文化普及程度最高的县！”县长几乎有些生气了，他说明日他还要去乡下的，让我跟着他去亲眼看看，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我真的跟着县长去乡下了，转了一天，又转了一天。在走过的沟沟岔岔里，没有一块不是梯田的，且都是外高内低，挖着蓄水的塘，进入大的小的村庄，场畔有引水渠，巷道里有引水渠，分别通往人家门口的水窖。可以想象，天上如果下雨，雨水是不能浪费的，全然会流进地里和窖里。农民的一生，最大的业绩是在自己手里盖一院房子，而盖房子很重要的一项工程就是修水窖，于是便产生了窖工的职业。小的水窖可以盛几十立方水，大的则容量达到数千立方，能管待一村的人与畜的全年饮用。一户人家富裕不富裕，不仅看其家里有着多少大缸装着苞谷和麦子，有多少羊和农具衣物，还要看蓄有多少水。当然，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待客最豪华的仪式是杀鸡，有公鸡杀公鸡，没公鸡就杀还在下蛋的母鸡，然后烙油饼。但是，无论什么人到了门口，首先会问道：你喝了没？不管你回答是渴着或是不渴，主人已经在为你熬茶了。通渭不产茶叶，窖水也不甘甜，虽然熬茶的火盆和茶具极其精致，熬出的茶都是黑红色、糊状的，能吊出线，而且就那么半杯。这种茶立即能止渴和提起神来，既节约了水又